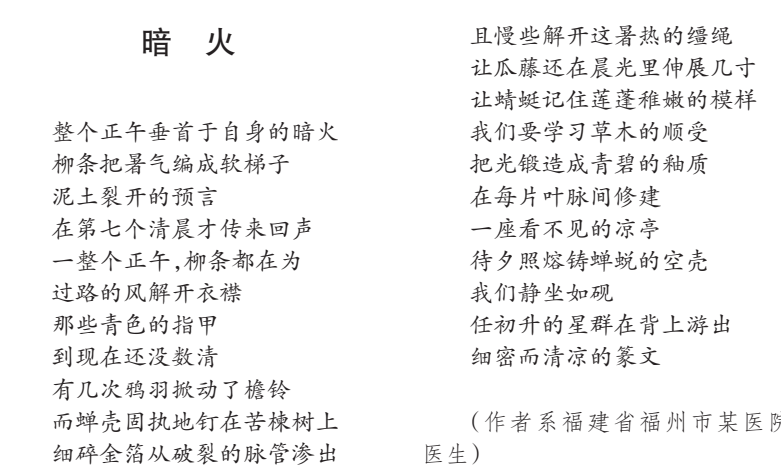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点 评

被微光所照亮的生活细节

□饶 翔

决定一部作品文学性的,首先是语言与细节。一个作者的语言风格,体现在词语的选择、词语之间的组合与句子之间的搭配上。有的作者追求语言的生活化,写出来的就像是说出来的,明白如话;而有的作者的语言则与日常语言保持着刻意的距离,通过语言的“陌生化”去抵达一种诗意。

本期“微光”,散文《儿时夏夜》与组诗《初伏谣》的主题都是关于夏,除了体裁上的差别,二者恰在语言和细节上形成对照。前者的语言如他对儿时夏夜的记忆,虽“平平常常”,却“生动有趣,如一幅幅画,铺展开来”;后者的语言,则如同它劈面而来的首句——“整个正午垂首于自身的暗火”,蕴含着对日常语言刻意变形后所形成的张力。前者用平实的语言、寻常的物事细节来写夏日的热:“树梢看不到晃动,热得知了高一声低一声聒噪,远处的蛙声也断断续续响起,似在呼唤凉风。”而后者在“一整个正午,柳条都在为/过路的风解开衣襟”“而蝉壳固执地钉在苦楝树上/细碎金箔从破裂的脉管渗出”等诗句中,通过夸张变形的语言与物事细节(为风解开衣襟的柳条、入定的金蝉脱壳中所蕴藏的“暗火”),与前者形成了动/静、喧闹/沉默的细节对照。

散文《种无花果记》和小说《金牙唢呐》中也不乏令人玩味的细节。从种枝条养根,到种植小苗,到移栽大苗,一次次失败,一次次重新开始,循环往复。作者要写的,并不是种植的经验与指南,而是充满了细节的过程,是与生命成长相伴随的过程。《金牙唢呐》则在画满了红圈黑勾的笔记本、红事与白事的奏乐差异、少领了一份酬劳、多拉了一段曲子等细节中,自然而然地写出了时代风俗的变化。

马尔克斯说过,细节是有生命的细胞。文学对于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?我想,文学或许正培养了他们对细节的感受力,于是,习以为常的事物仿佛被一道微光照亮,而寻常的日子也变得让人牵肠挂肚、意兴盎然。

(作者系《光明日报》高级编辑)

儿时的乡村,最难忘的是夏日夜晚。夏夜里那些寻凉玩耍的一幕幕,当时觉得平平常常,现在回想,却生动而有趣,如一幅幅画,铺展开来。

幼时,我生活在冀南的一个小村落,这里虽是平原地带,可交通不畅。通向村外的土路不仅坑坑洼洼,而且曲曲弯弯,犹如一条条粗糙的麻绳,被随意甩出去,七扭八拐,散落在大地上。偏僻远离了城市的喧嚣,闭塞阻隔了外界的纷扰。四季分明地流转,留给了小村夏夜满天的星星、蛙鼓蝉鸣和孩子们的笑闹。

乡下的夏日白昼总是特别长,像在看家家户户袅袅炊烟写着自己的赞美诗,陶醉其中,不舍离去。直到炊烟散尽,才扯下灰蒙蒙的夜幕,遮住晚霞的赭红,把村庄轻轻笼起。

姐姐已熄灭了灶膛里最后一把火,父亲披着夜色从地里回来。在不记事时母亲就去世了,姐姐为我们缝补做饭,操持家务。父亲下地干活,操持这个家。姐姐擦一把脸上的汗水,给我们盛饭,我和哥哥端着粗瓷碗,蹲在台阶上。父亲走出门外,街上有三三两两的左邻右舍,父亲光着肩膀,圪蹴在土坯墙根,一边就着月光呼噜着玉米糊,一边和邻里聊今年夏日雨水多少、庄稼长势及小麦收成等情况。父亲一向少言寡语,但聊起农事,就打开了话匣子,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我吃完饭,把碗往灶台上一扔,就跑出家门,姐姐在后边喊着“慢点”。我奔向村外的晒谷场。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,聚集了许多男男女女、大人小孩,远



远就能听到孩子们追逐嬉戏的欢闹声。月亮挂在墨蓝的夜空,洒下柔和的月光,丝丝缕缕,像齿密的梳子,为人们梳理纷乱烦躁的心绪。地面散发着热气,场边堆着几堆麦秸垛,空气中弥漫着土地的腥味,还有草木的清香。树梢看不到晃动,热得知了高一声低一声地聒噪,远处的蛙声也断断续续响起,似在呼唤凉风。女人们有的腋下夹着一把麦秸莠,在编草帽辫,麦秸莠在手指间翻飞;有的脚边放着针线筐,在纳鞋底,手中锥子上上下下穿插布料。她们忙着手里的活,还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,谁家婚丧嫁娶、谁家媳妇给婆婆做了一件新衣、夏天如何调节饮食,滔滔不绝。她们就这样无预设主题,家长里短,大事小情,津津乐道,场的一角,有老人躺在藤椅上,斜着身子,手中的芭蕉扇盖在脸上,偶尔

种无花果记

□商艳燕

阳台上种了一盆无花果树,养了两年,结了两个果子。昨天晚上去看,发现其中一颗果子变大了许多。原本是暗沉的黑绿色,有好多天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我朝也看暮也看,后来懒得去看。昨天偶然看一眼,却发现大一些的那颗果子竟然有了惊人的变化。它的个头突然间膨大起来,颜色也仿佛被晕染了一般清淡了一些,有如初生的青杏般惹人喜爱。果皮上豎形纹路也鼓了起来,其中隐隐地透出些淡紫色的斑痕。哦,它要成熟了,它要成为一颗甜美的紫皮无花果了吧!多让人激动啊,养了两年的无花果,第一次有始有终地完成了——一个季节里的故事。

这盆无花果是什么品种,我也不清楚,只有等待成熟后才知晓。当初是从早市上买来的,25块钱,很大的一株,长在一个小小的简易盆中,满树碧叶,枝叶间挂满大大小小的果实。总是不明白卖花人都用了什么方法,何以总在小小的盆中养出那么壮硕的大树来,然而轮到自己,总怕盆小怕它饥渴怕风吹怕日晒,勤勤恳恳一年半载,只收获一堆空了的花盆。

这盆无花果是去年春天买的,养它的过程颇为曲折。

一搬回家,我先不管不顾地给它移到了最大的盆中。想着小小的盆多受委屈,却不知花木回了家要先适应环境。果然没多久,叶也萎了,果也掉了,只剩下一棵光光的秆子。自己真是好心办坏事,越想成功越没结果。

在养这盆无花果之前,我已经为买无花果苗浪费了不少银两。冬天看人家都用枝条养根,也学着养。一个完全没有培植基础的人,偏偏选了最远最难的一条路,结果就是花了几十块一无所获,一并浪费的还有时间与心情。又想那就直接买小苗吧,小苗价格便宜,还能省些钱。可是这个思路也是错的,小苗买回来要长大,难道不需要时间吗?何年何月才能吃到果实呢?当时没有看透这一点,于是买了几株小苗。小苗不贵,十来块钱一株,但最后也是一无所剩。小苗拿回家要用原土,不能换新,一路颠沛而来哪禁得住再折腾?但我以为商家的土太不透气,便把原土剥净,换了松软的土。真是自作聪明,树也果然没让人失望,很快便枯萎了。

再买来就不换土,直接周围填一圈新土。可是我总是急,从早到晚地看,生怕它们受一点点委屈,不是浇水就是下肥料,长着长着,也使一个个体离我而去了,仿佛消受不起我的爱一般。转眼已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,来了一盆又一盆,送走一盆又一盆。好在有一天去逛早市看到有人在卖大树,好大的一棵还有那么多的果实才25元,便毫不犹豫地又请回了家,也就是现在的这盆。

请回家先栽进大盆中,愿望是好的,但现实是它有些不适应,叶子与果实掉个精光。一棵没精打采的光杆立在盆中,看不到一点点生机,真叫人惭愧。

子在蠕动,痒痒得难受,知了猴却没逮到几个。其实,为的是寻求乐趣,至于逮没逮到,倒在其次。

夏日的夜晚,睡前冲凉是最惬意的时刻。哥哥从晒了一天的大缸里舀一盆水,双手举起。我站在地上,随着盆中的水缓缓倒下,顺着后背流淌,全身顿时清凉了许多。冲罢,父亲已扫出一片空地,铺上了草苫。我和哥哥往上一躺,身体倍觉轻松舒坦。哥哥不紧不慢,摇着芭蕉扇,驱赶着蚊子。墙角蟋蟀在吱吱鸣叫,枣树下的山羊在懒洋洋地倒嚼,几只老母鸡登上枣树枝过夜,时间似乎停止,让人享受这份夜晚的宁静。我望着苍穹。那时的星空比现在要清澈得多,纵贯南北的银河特别明亮。哥哥认得几个星座,扇着扇子往天上指点道:“你瞅那七个凑成大勺子样的,就是北斗七星,走路靠它辨别方向;这条南北亮带子就是银河,河两边最亮的那两颗星,一个是牛郎星,一个是织女星,隔河相望。”父亲接话道:“天上的星星数不清,每颗星都对应着去世的人。”听到父亲的话,我就在繁星中找一明一暗的那颗,以为那是母亲眨着眼看我们。夜渐深,起风了,姐姐轻轻给我们盖上布单子,我带着思念进入了梦乡。

如今,我早已离开乡村,在城市居住多年。夏日的夜晚,街道两旁灯光亮堂,霓虹灯闪烁,很晚都静不下来。这总让我想起儿时,想起乡下夏夜那美好的时光,像一幅水墨画,淡雅而隽永,难以忘怀。

(作者系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卫生健康局退休干部)



好在果树很快又结了两个果子出来。这次我便耐心地等着,也不再天天巴巴地赶到早到晚地看,有时写了篇文章做做手工,心态终于平和了许多。

三四月春天刚刚来到时,外面尚寒,而屋子里却是春意盎然,植物都长得好。天气热了,植物竟然长得慢,变化小,春天打下的基础在夏天产生变化。一转眼已是七月,那两个果子经过了漫长的时光,终于盼到了真正的成熟期。

小时候,家里也有两棵无花果树,冬天时搬进屋子里,夏天时放到窗台下,年年会结一把果子出来。但那时最好吃的东西总是弟弟的。直到去年我才想,为什么不能自己去种一棵树呢?我一直都没有想过完全可以自己弥补童年的忧伤。这是为什么呢?我种了一棵又一棵无花果树,仿佛时间一次次让童年蜕去旧痕,获得新生。

(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市自由撰稿人)

金牙唢呐(小说)

□石 颖

办丧事的杨家。老杨看着这洋乐器新鲜,当场就说给贺秋来乐班加钱,让毛双林参与。散场时分钱,贺秋来把毛双林那份钱递上,说:“要来乐班就来吧。”

毛双林的到来,让贺秋来的乐队更火了。白事上,唢呐起头,二胡板胡跟着铺底,洋号、洋鼓突然拔高,清亮亮地穿破音浪,诱人哀伤。有一回,城里的儿子回家安葬父亲,听见这中西合璧的调子,感叹道:“这比城里乐队还有劲!”

贺秋来听了这话,晚上回去多喝了两杯烧酒。

此后,当地的红事上就不同了。洋乐器全歇着。白事上,洋乐器伴唢呐,声音呜呜咽咽,像有东西从地底下往上拱。有一回主家哭得厉害,贺秋来不吹完整首曲子,用唢呐领着洋号模仿人哭腔里的几个音,断断续续,反而比什么都戳心。散场后贺秋来对毛双林说:“白事就是替活人送死人,这样演奏才合主家心意。”

有回,邻村常家娶媳妇。常家来贺喜的亲戚中,有个学吹洋号的小青年,非得吹一曲助兴不可。他跟老宋是熟人,老宋禁不住他缠,点了头。他的曲子才吹一半,贺秋来就摆手喊停,怒责一句:“红事的喜魂都被你给吹碎了!”

有人跟贺秋来打趣:“你都快七十的人了,还跟得上潮流?”他笑着说:“跟潮流好啊!主家满意,乐班挣的钱多。”

上个月村东头的老燕家办喜事。乐队吹到后半

响,老宋累得直喘。贺秋来让他歇着,自己拿起二胡接着拉。散场时主人家端来红包,贺师一张一张数清楚,不按人头平分,谁多吹了一支曲子,就多添一张。老宋接了钱,喘着气说:“贺师,下回你让我歇着我也不歇了,少分钱心里不踏实。”

秋日的一个傍晚,老伴睡了,贺秋来一个人在院子里仔细擦唢呐。明明净净的月光下,他把哨片卸下来,刮薄,对着月亮比画了几个指法。毛双林不知啥时来的,站在院子里看着,半天冒出一句:“叔,你图个啥呀?”

贺秋来头也没抬:“图这手艺别断在我手里。”

毛双林没吭声,从兜里掏出洋号,用袖子慢慢擦。贺秋来忽然说:“你那号,今天《百鸟朝凤》跟得不错。老宋的二胡都没压住你。”顿了顿,又说,“明天马家洼村那场,你多吹一段。”

毛双林鼻子一酸,没敢出声,只使劲点了点头。

如今在南川镇,谁家有大事小情,几乎都找贺秋来的乐班。听着他的唢呐声,心里踏实。毛双林也跟着贺秋来跑场子。他说:“我贺叔这人,别看不爱说话,他心里比谁都明白。土洋结合,大势所趋。”

贺秋来听了,照例呷一口:“懂个啥,我就是图顺应时势。”

路还在走,唢呐就不歇气。蓝塑封皮笔记本里那些红圈黑勾,还在长呢。

(作者系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宣传部退休公务员)